

# 大唐游侠传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大唐游侠传  
(下)

梁羽生小说全集 4

247.4  
109  
34

版  
社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# 大唐游侠传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唐游侠传 下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广东  
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4)

ISBN 7-80521-629-0

I .大… II .梁… III .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 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**广东旅游出版社** 出版  
**花城出版社**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**新华书店经销**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850x1168 毫米 32 开 22.25 印张 534 千字

2000年3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(上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## 第二十一回 挑起谷中龙虎斗 可怜剑底女儿情

段珪璋盯了王龙客一眼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位故人的女儿，被少寨主掳到此间，敢请放回！”

王龙客怔了一怔，骂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几曾抢了什么女子？”段珪璋变了面色，手摸剑柄，便要发作，王伯通却先喝道：“龙儿，在段大侠面前，休得放肆！”随即转过身来，向段珪璋赔笑说道：“小儿一向跟在我的身边，他纵然不肖，尚不至于干出强抢民女的有失身份之事，段大侠想必是误信人言了。”

王伯通老奸巨滑，这时他已知道了段珪璋是为了夏凌霜而来，心中惊疑不定，因此先用巧言搪塞，能抵赖得过最好，即算不能抵赖，也可以试探段珪璋还知道些什么？

段珪璋剑眉一竖，怒声说道：“段某若非知得确鉴，怎敢上你的龙眼谷来？这位姑娘名叫夏凌霜，你问问你的宝贝儿子，是否认得这位夏姑娘？”

王龙客道：“不错，我是认识这位夏姑娘，她也是我的朋友，你有何凭据，说是我把她抢了？”

王伯通帮腔道：“对呀，他们本来是朋友，不相识的人还可以抢，对相熟的朋友，怎会将她掳来？尽可以邀请呀。”

段珪璋冷笑道：“不给你们凭据，谅你们还要狡辩。上月二十六日，你们在玉龙山的沙岗村掳去她们母女，本月初四，夏姑娘一人被劫到龙眼谷，当时，她中了迷药，你的儿子用一顶小轿，将她从花园右角的横门抬进，是也不是？”

段珪璋说来有如目睹，王伯通父子大吃一惊，登时疑云大起，“龙眠谷中难道有了奸细不成？”

段珪璋顿了一顿，朗声说道：“夏姑娘的父亲与我有八拜之交，她又是我好朋友南霁云的未婚妻子，这件事我不能不管！”

王伯通尚想抵赖，尚想问他要人证物证，王龙客却忍不住气，大声说道：“段珪璋，你胡说八道，夏姑娘是我的未婚妻子，与什么姓南姓北的何干？不错，她现在是在谷中，日内我们就要成婚，你客气一些，我或者还可以请你喝杯喜酒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只有把你轰出去了！”

段珪璋冷笑道：“好呀，你这么说，好似夏姑娘愿意嫁给你的了？”王龙客傲然答道：“当然！她又不是你的女儿，她愿意嫁我，你管得着么？”窦线娘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放屁，夏姑娘岂肯嫁你这个不成材的小贼！”段珪璋道：“不必争辩，夏姑娘既在此地，请她出来，一问就可明白！”

王龙客骂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的未婚妻子，岂能随便见你！”窦线娘恨不得立即闹翻动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证据确凿，夏姑娘也在此间，还与这班强盗多说作甚？他不肯让咱们见夏姑娘，咱们不会自己搜吗？”

王伯通大喝道：“王某忝为绿林盟主，请两位给些面子！”他不提“绿林盟主”这四字也还罢了，一提起来，窦线娘想起了杀兄之恨，更有如火上烧油，立即冷笑斥道：“我管你什么盟主不盟主，你胡作非为，我就要与你算帐？”

王伯通把手一挥，沉声说道：“好，与他们拼了，他们是藉事生端，分明是为了给窦家报仇来的！”嗖的一声，一枚铁蒺藜向窦线娘掷出，出手的人，是王伯通一个得力手下，此人擅打喂毒暗器，他知道窦线娘金弹厉害，故而先发制人。

窦线娘冷笑道：“什么东西，竟敢在我面前卖弄暗器，且

先把你的招子废了。”话声未了，但听得弓弦疾响，那人一声惨叫，血流满面，两只眼珠果然都给窦线娘的弹子打了出来，紧接着“卜”的一声，又一名头目倒地，这个头目却是给那枚毒蒺藜打中的。原来他发暗器的劲力和准头都远不及窦线娘，窦线娘的金弹后发先至，将他的眼睛打瞎之后，这才用弓弦把那枚毒蒺藜拨开，那小头目不幸碰上，中了剧毒，不消片刻，便即七窍流血而亡。

窦线娘弹弓再拽，这一次三弹齐发，迳打王伯通的上中下三路，王伯通躲过一颗，王龙客手挥折扇，给他拨开一颗，第三颗打向他的面门，王伯通霍地一个“凤点头”，哪知窦线娘的暗器手法妙极，王伯通见金弹的来势极急，避得早了一点，不料那金弹将到，来势忽缓，王伯通抬起头来，正巧碰上，额角打裂，血流如注！王伯通大怒骂道：“给你们面子，你们反而出手伤人，今日要是让你们生出此门，我王伯通也无颜在绿林混了！”

在王伯通背后的一个胖和尚叫道：“盟主息怒，待我收拾这个泼婆娘！”抖起禅杖，疾奔出去，朝着窦线娘迎头便打，窦线娘喝道：“好，叫你这光头也吃几颗弹丸！”声出弹发，那胖和尚哈哈笑道：“米粒之珠，也放光华？你这弹子，焉能打得洒家？”禅杖泼风疾舞，当真是滴水难进，但听得噼噼啪啪一片声响，窦线娘的连珠弹尽都给他打落，碎成粉末！

段珪璋一见，便知这个和尚内力雄浑，不能硬接，他怕妻子有失，猛地喝道：“撒手！”一剑便削过去。

这和尚名叫阿奢黎，乃是与安禄山同族的胡人，本来是安禄山所礼聘的“大法师”，甚得安禄山信任的。后来安禄山因与王伯通联盟，故而将他派来，名义上是“荐贤”给王伯通，由王伯通使用，实则是替他负起监视王伯通的任务。安禄山的用意王伯通当然不会不知，故而对他十分笼络，处处奉承。

阿奢黎给他们奉承惯了，只道自己当真是天下无敌，他见王伯通似乎很怕段珪璋夫妇，早就心中不服，因而争着出头，满以为一顿泼风禅杖，便可以将对这对夫妇打倒。

哪知段珪璋剑法精妙非常，但见剑光一闪，已攻进他禅杖防御的内圈，阿奢黎大喝一声，禅杖压下，段珪璋用了个“卸”字诀，那柄宝剑竟似轻飘飘的木片一般，附着他的禅杖，阿奢黎虽是用了泰山压顶之力，却似大力士搬石头打蚂蚁一般，毫无用处，给他的宝剑附着禅杖，竟自罢脱不开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段珪璋一声：“撒手！”宝剑便沿着禅杖，直削上去！阿奢黎大吃一惊，要是不抛开禅杖的话，五根指头，便得给他削断。他人急智生，急忙将禅杖往前一送，自己跟着一个“滚地葫芦”，伏倒地上，躲开了他这一剑。

王龙客亦已赶到，折扇一挥，替阿奢黎遮格开了段珪璋的一剑。王龙客自小便在名师门下习技，功夫也是内外兼修，且又机智多变，因此，他比起段珪璋、南霁云等人，虽然尚逊一筹，却不至于似阿奢黎一招落败。

阿奢黎爬起身来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的禅杖虽然幸而未曾撒手，却也狼狈非常。这时，他哪里还敢轻敌，将禅杖舞得泼风也似，与段珪璋保持一丈开外的距离，看来虽然仍是十分凶猛，其实却是只求自保而不敢攻敌了。

虽然如此，但阿奢黎的禅杖打来，仍是有千斤之力，段珪璋刚才用的是“巧招”将他击败，现在给王龙客缠着，要是被阿奢黎的禅杖扫中一下，那仍是难以抵挡。所以段珪璋也得加意提防，不敢轻敌。幸而阿奢黎给他吓破了胆，不敢向他强攻。

王伯通的两个副手从侧翼攻来，挡住窦线娘。这两个副手都是绿林中顶尖儿的角色，一个名叫褚遂，一个名叫屠龙，他们都有看家本领，武功确是非比寻常。

褚遂长于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，刁钻古怪，一被他的手

指搭上，即有扭筋断骨之灾；屠龙用的是一对日月双轮，走的却是纯然刚猛的路子，这两个人一刚一柔，配合起来，相得益彰。窦线娘被他们追到身前，无法再用金弹退敌，只得一手持弓，一手握刀，与他们恶战。

窦线娘继承家学，有三样名震武林的绝技，第一样就是百发百中的神弹功夫，第二样是“金弓十八打”，第三样是“游身八卦刀法”，这时，她虽然不能再发弹子，但刀弓并用，和对方展开游身缠斗的功夫，却也尽可以应付。

王伯通被打穿了额角，十分愤怒，一面命令手下的四大头目都上去助战，一面又叫人进去催王燕羽来。

王燕羽早已躲在屏风后面，父亲已然下了命令，她不想被人发现，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己先走了出来，王伯通怒道：“燕儿，你怎的这个时候才来？你瞧，咱们王家已经给人欺负上门啦！”

王燕羽道：“爹爹不必焦急，谅这两个人逃不出去。调一队挠钩手来，就可以将他们生擒了！”原来王燕羽训练有一队女兵，擅长于用长钩擒敌，当日铁摩勒就是被这队挠钩手活擒的。不过，现在王燕羽贡献此计，却是想藉此拖延时候，因为她实在不愿意和段珪璋动手。

王伯通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不必你去，我自有人传令。”王燕羽没法，只好陪着她的父亲观战。

段珪璋杀得性起，忽地一声长啸，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寒光，疾向王龙客冲去。王龙客不敢抵挡，急忙闪兀。那个番僧是给段珪璋杀怕了的，连忙撤回禅杖，舞成一道圆圈，护着自身。给王龙客助战的那两个大头目，身法却没有他这么灵活，段珪璋唰唰两剑，一个大头目被刺伤了肋骨，一个大头目被削去了两指，段珪璋立即冲出包围，与窦线娘会合。窦线娘在褚、屠二人与另外两个大头目围攻下，本来处于劣势，得到



丈夫前来会合这才把劣势扭转过来。

王伯通道：“等不及挠钩手了，燕儿，你上去助你哥哥一臂之力。”王燕羽无法可施，只好拔剑出鞘，上前助阵。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大声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你瞧，这是不是段大侠？老叫化可没有骗你吧！”

王龙客大吃一惊，来的这两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卫越和夏凌霜！

原来那日卫越与南霁云分手之后，回去问他那个送信的徒弟，那徒弟说确是已把信交到皇甫嵩手中，而且并无外人在旁。至于空空儿，他更是连影子也没有见过，卫越问不出所以然来，心里更增疑惑，只好先到九原，赴南霁云之约。

他来到九原，南霁云已经走了，南霁云任务是个秘密，太守府中，除了郭子仪之外，无人得知。卫越打听不到南霁云的去向，心中想道：“他曾经怀疑夏凌霜是王家劫走的，多半是到龙眠谷去了。老叫化答应帮他的忙，那就得帮忙到底。且到龙眠谷去走一遭吧。”卫越这一猜虽然没有完全猜中，却也着了几分。

卫越在九原会不到南霁云，却意外的碰见了段珪璋夫妇，原来他们两夫妇也是因为多年未见南霁云，现在军情紧急，特地赶到九原，想来助他一臂之力的。卫越碰见他们，将南霁云所遭遇的事情和他们一说，段珪璋与夏家有极深厚的交情，听说冷雪梅、夏凌霜两母女给人劫走，哪有不着急之理，于是便和卫越一道，都到龙眠谷来。

卫越是丐帮的长老，丐帮弟子遍布天下，消息特别灵通。龙眠谷中也有丐帮的弟子。卫越一到龙眠谷，便查探得那日王龙客将夏凌霜劫到谷中的详情，知道了夏凌霜确实是在王家，于是便和段珪璋夫妇定下计策，由段珪璋夫妇光明正大的登门索人，卫越则在王家暗中搜查。

正巧夏凌霜服下了解药，本身功力已经恢复，她正要出去寻王龙客算帐，便碰见卫越，这时段珪璋夫妇已经在外边恶斗，他们顺理成章的当然便都出来助阵。

夏凌霜一冲出来，正是仇人见面，份外眼红，二话不说，唰的一声，便向王龙客刺去！

王龙客叫道：“夏姑娘，你——”夏凌霜斥道：“我怎么？我还没有给你害死！”只听得嗤的一声，王龙客的衣襟已给她一剑穿过！王龙客又惊又气，挥扇遮拦，夏凌霜的武功本来比他稍胜一筹，这时恨不得将他置于死地，出剑更为狠辣，招招都是杀手！王龙客挡了几招，惊慌气急之下，一个疏神，只听得“唰”的一声，王龙客又中了一剑，刚才那一剑仅是穿过衣襟，这一剑却正中胸口，幸而他立即弯腰后仰，使用“铁板桥”的功夫化解，但虽然如此，胸口亦已给剑锋划破，鲜血淋漓，沁红了衣裳！

夏凌霜柳眉倒竖，凤眼圆睁，怒声斥道：“无耻贼人，今日你罪贯满盈，还想逃命么？”话声未了，剑招续发，“唰”的一招“白虹贯日”，剑光疾吐，直指王龙客的咽喉。

眼看王龙客就要毙命在她剑下，斜刺里忽地一柄长剑插来，刚好插在他们两人当中，夏凌霜一看，却原来是王燕羽，只见她双眸泪炫，愁锁眉尖，满脸惊怕羞愧而又带着恳求的神情。夏凌霜不忍伤她，剑势稍缓，王龙客趁此时机，连忙逃走。

王伯通认得疯丐卫越，大惊叫道：“卫老大，我与你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何故与我为仇？”卫越哈哈笑道：“王伯通，你也知道害怕了么？不错，你做了绿林盟主这么多年，老叫化从来没有找过你的碴儿，可是你如今与安禄山兴兵作乱，荼毒生灵，老叫化可不能不管了！不过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老叫化

今日是要来插手，但你却不必担心我来杀你，杀你的另有其人！”

卫越口中说话，手底却是毫不放松，只见他一个照面，就把王伯通两个得力的头目抓了起来，笑道：“我不杀老贼，也得杀两个小贼来解解恨！”那两个头目被他抓着了琵琶骨，痛彻心肺，杀猪般的大叫饶命，卫越将他们提了起来，旋风一舞，忽地笑道：“姑念你们只是从犯，好，就饶了你们吧！”双臂一振，将那两个大头目掷出门外，那两人的琵琶骨给他捏碎，虽得保全性命，武功却已废掉，再也不能为恶了。

卫越与夏凌霜双双杀到，盗党阵脚大乱，窦线娘一声叱咤，缅甸刀朝着屠龙门面一晃，引开他的眼神，左手的金弓却疾的朝着褚遂拨去，这一招方是实招。褚遂仗着小擒拿手的功夫，这时正使到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双掌成环，来扣窦线娘的手腕，哪料窦线娘将计就计，佯攻屠刚，等于卖个破绽，让他欺近身前，猛地反弓一拨，褚遂的手指正好触及她的弓弦，登时被弓弦拉断了中指，十指连心，痛得他狂呼疾退。

这时王龙客已逃得无影无踪，窦线娘眼光一瞥，发现了王燕羽，记起了杀兄之恨，立即向她奔来。夏凌霜连忙叫道：“段婶婶，这个小女贼交给我好啦！”

王伯通喝道：“好个撒泼的恶婆娘，谁给我将她擒下，重重有赏！”窦线娘大怒道：“你不来找我，我也要找你算帐哩！”心中想道：“杀我哥哥的虽是他的女儿，但罪魁祸首，却实在是这老贼！”同时，又见到夏凌霜已与王燕羽交锋，便转移了目标，迳向王伯通那边杀去！

夏凌霜感激王燕羽赠药之恩，有心相护，见窦线娘已转了方向，向王伯通杀去，便作势佯攻，欺近她的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王姑娘！你快快走了吧！”

王伯通手下见窦线娘来势凶猛，只得拼死上前，全力抵

挡，窦线娘弓打刀劈，锐不可当，刹眼之间，连伤了五个头目。就要杀到王伯通跟前。

王燕羽忽地虚晃一招，抽身便退，夏凌霜只道她已听从劝告，不料她飞身疾掠，却是挥剑向窦线娘杀去。

夏凌霜眉头一皱，心道：“我不能因你一人之故，便放过了王家老贼。”她足尖一点，仿如流星赶月，抢先一步，拦住了王燕羽。

王燕羽咬了咬牙，沉声说道：“夏姑娘，你迫得我没法子啦！”青钢剑扬空一闪，剑光疾吐，抖出七朵剑花，连袭夏凌霜七处穴道。要知她为了父女之情，怎忍见王伯通为窦线娘所杀？因此只得使出凌厉无前的剑法。不过她的用意仅在迫夏凌霜让开，剑招虽然凌厉，分寸之间，却拿捏得非常准确，每一招都未曾用实。

哪知夏凌霜也抱着同样心思，双剑相交，但听得一片叮当声响，刹眼之间，两柄青钢剑已接触了七下。两人用的都是上乘剑法，本领也不相上下，夏凌霜的内力稍胜一筹，她展开了游身缠斗的剑法，就是不放王燕羽过去，王燕羽无可奈何。

卫越打得性起，大声笑道：“我再摔几个小贼玩玩，哈哈，真是有趣得紧！”他是出了名的“疯丐”，就像猫捉老鼠一般，将那些头目捉来戏耍，或者打一下耳光，或者揪一把头发，戏耍够了，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摔出去。

那个番僧见众人都似乎惧怕这个疯丐，大为不忿，心中想道：“将人摔倒，不过是恃着几斤气力，有何稀奇？我不信他的气力胜得过我。”他刚才败在段珪璋手下，有心挽回面子，与这疯丐较量较量。

卫越刚刚摔倒了第七个头目，忽听得呼的一声，只见一根碗口般大的禅杖向他搂头打下，卫越哈哈笑道：“好一根禅杖，好一个蛮牛。”伸手一抓，竟然凭着一双空手，将禅杖牢牢抓

实。

那番僧动弹不得，大吃一惊，卫越笑道：“好，你也算得是有几分本领的了！”陡地喝道：“撒手！”使出了“隔物传功”的内家真力，那番僧忽地感到一股大力直撞胸口，果然应声撒手，连连后退！

卫越夺过了禅杖，在手中掂了一下，哈哈笑道：“份量倒是不轻，只是中看不中用，作打狗棒也嫌笨重！”笑声一收，便将禅杖往地下一插，那根禅杖登时没得无影无踪。

那番僧踉踉跄跄的连退几步，幸而未曾跌倒，见状大惊，“中原的武林人物果然厉害，这个叫化子的本领比刚才那个南蛮子还高！罢了，罢了，我还在此地作什么？”他挤开众人，夺门而走，连夜逃回范阳。

窈窕娘正要杀到王伯通身前，忽听得号角大鸣，脚步声呼喝声闹成一片。原来龙眠谷要办喜事，连日来到了不少绿林人物和龙眠谷属下的各处寨主，王龙客刚才逃了出去，便响起警号，召集这些人前来助战。同时，王燕羽所训练的那队挠钩手也到来了。

这班绿林人物，武功虽然亦非上乘之选，但却要比王伯通的一些小头目强得多，这班帮手一到，又把窈窕娘包围起来。

那队挠钩手更其厉害，十几柄长钩，忽伸忽缩，神出鬼没，专勾敌方的双脚。卫越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老叫化子可是不喜欢和娘儿们打架。”他随手将两个小头目抓到手中，当作盾牌，挠钩手不敢向他勾去。

段珪璋见妻子又陷重围，陡地一声大喝，宝剑一荡一圈，与他正面对敌的是日月轮屠龙，他的日月轮本来是克制刀剑的，但却怎禁得段珪璋这精妙而又狠辣的剑法，段珪璋一剑从月轮中心插进，一翻一绞，轮齿全都断了，屠龙心寒胆战，急急忙忙弃轮而逃。

那队挠钩手扇形散开，十几柄长钩都向段珪璋勾来，哪知段珪璋使的是把宝剑，削铁如泥，剑光霍霍展开，登时响起了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十几柄挠钩断折了一半以上。段珪璋喝道：“我宝剑不杀女流之辈，你们也休得助纣为虐！”

夫妻二人再次会合，不消多久，又杀开了一条血路。王伯通大为丧气，想不到铁桶般的龙眠谷竟给他们几个人闹得天翻地覆，欲待逃走，却又碍着绿林盟主的身份，要是弃众而逃，以后还有何颜面统驭部下？

王伯通正在踌躇，忽听得钟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，龙眠谷布防严密，各处险隘所在，都设有了望哨，安有警钟，一发现敌踪，便即鸣钟告警，如今钟声四起，那即是说敌人已不只一路，而今从四面八方窜进龙眠谷来了！王伯通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就在此时，只见一个手执红旗的头目，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。

那头目大叫道：“寨主，不好了，敌人已杀过了龙眼岗了！”龙眼岗是龙眠谷的心腹之地，离此不过数里路程，王伯通心内吃惊，故作镇定，问道：“何方人马？人数若干？”那头目道：“黑夜之中，不知来历，到处都现敌踪，也不知多少！”

王伯通大怒骂道：“龙眠谷里里外外，有十八重防卫，敌人怎能一下子杀到了龙眼岗来？想必是敌方派了几个夜行人前来捣乱，最多也不过是零星小股，你虚张声势，造谣惑众，敢情是敌方的奸细么？”忽地拔出金刀，一刀将那报讯的头目杀掉，这小头目是王伯通的亲近人，他何尝不知道他所说的乃是实情，只因要安定人心，故此只得将他冤枉杀了。

王伯通喊道：“大家不必慌乱，边战边走，都退到外边去。与大队会合之后，再消灭敌人。”此言一出，由王伯通领先，所有盗党，都纷纷夺门奔逃。

王伯通的心腹手下仍然拼死堵住段珪璋夫妇，不让他追上

王伯通。夏凌霜也紧紧缠着王燕羽，双方边打边走，混战之中，忽见有两个人飞一般的跑来，其中一人大叫道：“凌霜，凌霜！是你么？我是霁云！”

来的这两个人正是南霁云和铁摩勒。原来韩湛熟悉龙眼谷地形，有一条秘道，是王伯通也不知道的，他们分兵两路，一路从正面进攻，一路则从秘道进兵，绕过了各处险隘所在，然后再分成许多小股，从背面偷袭，拔除了王伯通设在险隘所在的关卡，里应外合，从四面八方杀来！

南、铁二人率领的一股，都是轻功有些根底的金鸡岭头目，他们从秘道插进，因此，一下子便到了龙眼谷的心腹地带，南霁云急不可待，先和铁摩勒赶了到来，正好赶上了这一场混战。

夏凌霜大喜道：“你来了！”这刹那间，她眼中只有南霁云一人，连王燕羽也不管了。南霁云道：“不只是我，金鸡岭好汉全部来了！”一双情侣，劫后重逢，当真是恍如隔世。夏凌霜与他执手相看，禁不住珠泪滴下。

王燕羽早已趁此时机跑掉，夏凌霜猛地惊醒，说道：“霁云，段大侠他们都来了，你快去帮他们厮杀！”

段珪璋一声长啸，展开了“乱披风”的剑法，剑光倏的铺开，一口剑就似化成了数十百口，将近身的敌人全都裹住，叫道：“线妹，不可让那老贼跑了！”

窦线娘有丈夫替她挡住了围攻的敌人，便抽身冲了出来，远远看见王伯通在前头奔跑，她弹弓一拽，立即用连珠弹向王伯通打去！

忽听得叮叮之声，恍如繁弦急管，窦线娘的连珠弹尚未射到王伯通身前，突然间，却不知是从哪儿飞来的暗器，将窦线娘的连珠弹全都打落！

窦线娘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想不到这老贼手下，还有

如此能人！”窦线娘是暗器的大行家，听那声音，便知道对方用的是梅花针或透骨针之类的细小暗器，居然能把她的金弹碰落，而且用的也是“天女散花”的手法，每一枚都撞个正着，这人使暗器的功力和准头，最少已是与她不相上下。

窦线娘叫道：“摩勒，快来，老贼在这边！”铁摩勒正要替义父报仇，一发现了他的踪迹，立即运剑如风，赶杀过去。他气力沉雄，剑法精妙，王伯通的心腹死士抵挡段珪璋夫妇尚嫌不够，剩下的一些人，怎禁得起铁摩勒的猛斫狂冲，不消片刻便给他追上了王伯通。

铁摩勒喝道：“还我义父的命来！”长剑一挽，一招“李广射石”，势劲力急，端的似一支离弦之箭，直刺王伯通的咽喉，王伯通怒道：“小贼敢出大言！”金刀一立，刀剑相交，当的一声，震得耳鼓嗡嗡作响。铁摩勒踏进一步，奋不顾身，又是一剑横劈过去，这一剑更是劲道十足，火花蓬飞中，王伯通抱刀急退。铁摩勒大喝一声，跑步已嫌太慢，他突然跃了起来，竟如鹰隼腾空，第三剑用的便是“饿鹰扑兔”的招数，凌空向王伯通的脑门刺下！

王伯通虽是绿林之雄，但年纪老迈，怎当得铁摩勒的神力，他连接两剑，已是双臂酸麻，无力抡刀，眼看铁摩勒如鹰扑下，心里叹口气道：“悔当初听了空空儿之言，留下了这小贼的性命！”

就在这性命俄顷之间，忽听得一声喊道：“休得伤我老父！”声到人到，比铁摩勒还快，来的正是王燕羽。

她也是凌空扑来，双剑一交，她的气力较弱，登时先跌翻了。可是铁摩勒给她一阻，王伯通又已跑开。

好个王燕羽，她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挺，翻起身来又恰好拦在铁摩勒与她父亲的中间，铁摩勒正自一剑刺去，王燕羽来不及出招防御，一咬银牙，索性挺胸迎上，尖声叫道：“好狠的



冤家，你就了我的命吧！”铁摩勒心头一震，不自觉的将剑收回，幸而他的剑术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，只差一发，险些就要穿过王燕羽的酥胸！

铁摩勒长剑一指，沉声说道：“王姑娘，一命换一命，我已还清了你的债了。你父亲欠我的债与你无关，请你快走，若还拦阻，可休怪我无情！”

铁摩勒和她说的是黑道上的规矩，当初王燕羽曾饶过他一次性命，如今铁摩勒也饶回她一次性命，故此铁摩勒说是已还清了她的债。不但如此，杀铁摩勒义父的本来是王燕羽，如今铁摩勒也把这个债算到她父亲头上，表示可以与她无关，这实在是十分宽大的了。

但王燕羽念着父女之情，岂肯放铁摩勒过去追杀她的父亲？而且铁摩勒说的话斩钉截铁，只讲江湖规矩，不顾两人情份，王燕羽听了，不由得又是伤心，又是气愤。

铁摩勒正要从她身旁掠过，王燕羽反手一剑，叫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要报仇，可先杀我！”

他们两人的剑术本来不相上下，王燕羽拼命拦截，倒教铁摩勒没了法子。他几次咬了咬牙，却依然不忍施展杀手。如此一来，反给王燕羽着着进迫，处在下风。

王燕羽和铁摩勒斗了二十余招，当然也明白是铁摩勒处处让她，心中怒火稍平，有了一点甜丝丝的感觉。

南霁云不知就里，他见铁摩勒给王燕羽迫得手忙脚乱，竟似险象环生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连忙施展“八步赶蝉”的身法，几个起伏，便赶了到来。

南霁云是大侠身份，不愿以多为胜，当下大叫道：“师弟，你去找那老贼报仇吧，这女贼让我来打发好了。”

铁摩勒心头一震，但觉进退两难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南霁云已是一手将他推开，陡然大喝一声，抡刀便斩。